

武康大楼：“超级网红”背后的人间烟火

本报记者杨金志、孙丽萍、何欣荣

武康大楼火了！这座位于上海徐汇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拥有97年历史的上海经典老建筑，近年来愈发成为大上海的一道“网红”景观。不论平时还是节假日，不论白天黑夜，总有成群结队的游客聚拢到大楼周边的每条道路、每个街角，他们拍照、打卡、发图，360度无死角地关注着这栋“美出天际线”的房子。有人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来上海，出了虹桥高铁站后奔赴的第一站是武康大楼，下一站才是外滩。

武康大楼的魅力持久而浓厚，它配得上这么多的关注。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武康大楼曾经是安静的，而在成为“网红”之后，住在这里的100多户居民，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干扰吗？他们的心理感受是怎样的？这栋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建筑，它的“硬件”和“软件”，能跟得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吗？带着这么多疑问，记者不仅是“走近”武康大楼，更是“走进”了武康大楼，看一看这座“超级网红”背后的人间烟火。

大楼的重生

武康大楼，状如一艘大船。它坐落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路、兴国路、天平路、余庆路相交的分岔路口。武康路与淮海中路之间自然形成了一个30度的锐角。上世纪20年代，侨居上海的著名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参照了巴黎同类建筑的样式，巧妙利用地块上的30度街角，将其设计建造成了“一艘劈波斩浪的大轮船”。大楼建成后，命名为诺曼底公寓，被一些在沪洋商租为高级公寓。上海解放后，1953年，武康大楼有了现在的名字。

武康大楼的建筑之美、建造之精细，令人赞叹。1954年入住其中的居民林江鸿记得，这栋精心设计的老公寓，每家每户门后有精心设计的熨衣板。连窗框上都铺着一层细毛毡，让关窗的声音也变得轻柔。

不过，历经百年沧桑，武康大楼年久失修，渐渐失去了许多光彩。且不论外墙的斑驳、建筑的损坏，在居民葛雅萍记忆中，1987年她刚住进武康大楼，第一印象与美和格调无关，只看见底楼大厅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堆放着自行车，走也走不过去，倒像个“脏乱差的自行车棚”。

变化，在两次大修之后发生。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武康大楼经历了一次大修，初步改变了老旧的面貌。而更大的改变、更精细的改造，发生在2019年的第二次大修过程中。

2018年1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很快，武康大楼在2019年经历了一次历时4个多月的大修，当时负责修缮方案设计的上海建筑装饰(集团)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中伟用“建筑考古”和“中药调理”来形容这次挑战性极大的修缮工程。

这次大修确实很简单：既要修复老化的砖墙门窗，又要维护武康大楼原汁原味的“历史氛围”和美学价值；不仅要为武康大楼的“脸面”美容，还要清理它年久失修的“肚肠”管道，提升武康大楼里百余户居民的生活舒适感、幸福获得感……这意味着，历史建筑修缮、旧住房改造和高空坠物整治要在工程中实现“三效合一”。

“我们查阅了大量历史照片，考证之后认为：武康大楼最辉煌的时期和状态就是它刚建成时候的样子。因此，我们做了一切努力让它‘穿越’回百年之前。所有的修，都不露痕迹，为了让它看起来像没修一样。”陈中伟说。

与武康大楼面貌一起改变的，还有它周边的街区。此前，大楼附近的道路沿线，各类架空电线和电线杆横七竖八，天际线被分割得杂乱不堪。2019年初，经过近一年的架空线入地改造，曾如“蜘蛛网”一般密布于大楼周围的电线，全部被收拾干净，埋入地下，大楼周边终于展现出舒朗的天际线。如今，无论灿烂晴空下，或是



11月3日，人们在上海武康大楼前拍照。 新华社记者张豪夫摄

迷离雾中，游人随手拍摄的武康大楼都气质超群、美成大片。

经过这番整治，武康大楼很快“网红”了起来。这时，新问题又来了：不少游客站到了马路边上甚至滚滚车流中来“打卡”。堵，肯定不行，那么就再想办法。为了保护游客安全和方便拍摄，城市管理部门将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了3.6米，为整个武康大楼的“最佳打卡点”增加了500多平方米的人行流动空间。接着，武康大楼一楼与周边的业态也得到了改造，成为一个有颜值、能小憩、观赏与服务兼备的休闲空间。

甜蜜的烦恼

“我们小时候管武康大楼叫‘九层楼’，每次走过这座建筑，听见有轨电车这样叮叮咚咚地开过去，我心里面都在想，要是以后能住在这里该多美呀！”武康大楼居民、退休党员刘瑞璐说。2006年，她住进了武康大楼，实现了长久的愿望。不过，她没想到的是，武康大楼在短短数年后变成了“超级网红”。

“被网红”之后，武康大楼的居民们成了“风景”。他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种景象：每天早上九点钟开始，淮海中路和武康路就从“宁静惬意”变成“人山人海”。形形色色的手机和各种长枪短炮，“贪婪”地捕捉着老洋房的一个细节和人物。

年近八旬的武康楼老居民曹引珍不久前遭遇了一场“网红奶奶”事件：她穿着睡衣去6楼邻居家串门，没想到被网民拍下照片在互联网上疯传，令家人啼笑皆非。

“我们住在这房子里习惯了，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对于“网红”现象，老人给予记者直接而朴素的回答。儿媳葛雅萍却忍不住在一旁评论：“网红么，就是烦呀。”

看风景的人，也成了风景。武康大楼里的100多户居民们也在观察着打卡的人群。

葛雅萍家的阳台正对开阔的淮海中路。她踏上阳台热情地一指给记者看：“这里是宋庆龄故居，这里就是网红打卡点……以前每天早上这里很安静的没有人，现在从早上10点以后陆陆续续就有人来拍照了。星期六、星期天就更早，9点不到就很多人了。”人多的时候，“乌泱泱一片，根本数都数不清”。

“任何事情总是有利有弊，不可能样样完美。一方面，人们会羡慕我们武康大楼现在真的

‘老灵魂’（上海方言，表示赞美）；一方面，我们居民进出只能走后门来避开无处不在的镜头。”作为武康大楼楼管委成员的刘瑞璐，笑言“网红效应”带来的是“甜蜜的烦恼”。如今，她会跟楼道里的老姐妹们穿上漂亮的旗袍，相约去城中其他地方赏景拍照，而把武康大楼附近的风景“让给”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网友。

文化的根脉

“它（武康大楼）1924年建成。再过几年，就100岁了。”谈起自己55年前搬进居住的这座建筑，画家秦忠明满眼“小星星”，像谈起初恋一样。

秦忠明掰着指数了数，武康大楼已经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第一代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多数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中国人没有资格住这里；第二代居民在新中国成立后入住，有军人、有干部，还有很多文化名人；第三代武康大楼的居民经历着改革开放，生活越过越美好。“所以，一座武康大楼其实是时代的缩影。”

当年初入武康大楼的秦忠明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也正是上海文艺界的一位新人。他很快发现，武康大楼给他的艺术道路提供了最好的氛围和营养。

“武康大楼文化氛围非常好。孙道临、王文娟、赵丹、郑君里都曾住过这里。而武康大楼对面是宋庆龄故居，西边是巴金故居，这一带大师云集、人文荟萃。当年，我常常经过武康路去上戏上班，一路碰见巴金、碰见袁雪芬、碰见俞振飞……这场景简直没法想象。”

秦忠明在武康大楼里开始了自己的绘画生涯，而他也得到了同住武康大楼的孙道临的鼓励。秦忠明记得，两人逐渐成为忘年交，常常在画室里谈艺术、论人生。“住在武康大楼，犹如在一所最高级的艺术学院，受到许多名家大师点拨，自然受益匪浅。”

因为热爱武康大楼的文艺范儿，秦忠明哪里也不肯去，甚至拒绝了学校当时分配的、位于龙华地区的三室一厅“大宅”。而他以油画颜料在中国宣纸上绘画的创新之举，也在万里之遥的欧洲引发关注好评。他屡屡在海外办展，把武康大楼慷慨赋予他的“艺术种子”播撒到了世界更多的地方。

“武康大楼不只是一座航船，它更是上海文化的一个根脉。现在的武康大楼，随着国家的富强、随着数次的保护性修复，可以说是‘获得了新生’，而它的文化底蕴也应该更加丰富。”秦忠明说，如今他最关切的事情，就是要呵护好武康大楼的文脉，“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引导，要下一点功夫，让更多文艺界的精英在这里汇聚、交流，武康大楼应该永远是上海文化的一艘巨轮、一处根基。”

同样以武康大楼为“根”的，还有近年来声名渐涨的上海本土实体书店“大隐书局”。从暂借武康大楼的一个闲置地下室开书店，到如今坐拥十几家连锁实体书店规模，大隐书局同样受益于武康大楼深厚的文化氛围。

参观过武康大楼的人都知道，这座建筑的底楼是骑楼样式。一个连着一个的拱形门洞中，看得见一家家不同的店面。专家指出，那是建筑设计师邬达克的独特思路，使用“退隐”的手法，把门洞里的那条长廊让出来，供行人畅行。

2016年，武康大楼的闲置仓库被改造一新。谁也不曾料想，名为“大隐书局”的上海书店就在武康大楼里“隐”出了格局：它把武康大楼的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让书店“退后一步”，让出了门口的空间给市民避雨等车，从而在爱书人中形成了“暖心”的口碑，由此逐渐成长为一家人声远播的品牌连锁网红书店。

治理的样本

在武康大楼里，短发、圆脸、总是笑容灿烂居委会支部书记柏祖芳，被居民们亲切地呼为“柏阿姨”“柏书记”。56岁的柏祖芳来自邻近上海的江苏太仓，她是一位“上海媳妇”，前些年和爱人一起回到上海，就住在武康大楼同一个街区。因为有着丰富的管理、党建工作经验，柏祖芳成了武康大楼的“小巷总理”。在武康大楼这个“海纳百川”的熔炉里，柏书记用点点滴滴的小事实事，将百余户居民的精气神凝聚在了一起，她也在不停地琢磨新鲜创意，推动社区自治不断创新。

看上去高大上的武康大楼，柴米油盐酱醋茶，接地气的百姓生活一样也不能少。“晾衣架和雨棚一起拆除了，怎么晒衣服？居民养的宠物，种的花花草草，在哪里溜达、展示？住

在大楼里的外国人要在平台上烧烤，怎么‘斗智斗勇’去劝阻？……”柏书记说，要做好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关键是党建引领，由居委会推动居民自治。为此，武康大楼每层楼都选出了一个楼组长，为居民服务，其中不少都是退休党员。居委会、楼组长、物业、众多志愿者，大家一起上，难事就不难。

“我们武康大楼里面，老人占了31%。按照世界标准，超过10%就已经属于老龄化社区，而武康大楼可以说是严重老龄化社区了。”柏书记说，百年的武康大楼创造了一个“小老人和老老人”结对自治模式。六七十岁的低龄老人和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两两“结对子”，平时通过手机聊天互相嘘寒问暖，常常也会端着热汤热菜上门传递爱心。这样一来，武康大楼里的居民，家家户户都觉得，那种老上海弄堂里面热腾、近乎的“人情味儿”还在，一点也没淡。

如今，武康大楼居民的自治已经形成了不少样板工程：解放前资本家的车库平顶，曾经一度是铺设沥青的废弃空间，现在被居民们自发改造成了一个种满花草、可以晾衣的公共休憩平台。每天落日西斜时分，武康大楼的居民们就三三两两上去散步聊天、赏景放空，在风景宜人的“空中花园”里怡然自得。

“武康大楼的居民普遍素质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武康大楼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热爱，我们的社区自治和社区文化建设才能事半功倍。”柏书记说，武康大楼还成立了一个老洋房新生活议事会，所有那些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事情包括养狗、装修之类，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讨论。这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平台，参与的有党员、物业人员、法律工作者，都是自己举手、自己报名的。议事有规则，事事形成公约、公之于众，居民们一视同仁都要严格执行。“这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现。”柏书记说。

软实力的分量

关于武康大楼和衡复风貌保护区内的优秀建筑，已经有很多专著，譬如《住在武康大楼》《遇见武康大楼》《衡复三书》《梧桐深处建筑可阅读》……

《住在武康大楼》一书的作者，是陈保平、陈丹燕夫妇。2015年，长期关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作家陈丹燕，从国内外城市改造更新案例中得到启示，发愿给武康大楼里的居民们做一部“口述历史”。消息传到朋友圈，出生在上海的香港导演王家卫也再三叮嘱：“一定要重视影像资料的留存！”

写作筹备期间，陈丹燕住院手术，工程交给了她的先生、媒体人陈保平。后来，历时整整五年、经历许多困难，上海第一部街区居民口述史终于在2020年出版。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很多街区都有老房子，为何武康大楼得以脱颖而出？”陈保平认为，武康大楼得天独厚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底蕴，与其美轮美奂的建筑外形相得益彰，才使它的百年风华历久弥新。“武康大楼附近，散布着上海半数以上的文艺团，这里本身就是上海文化的一个高地。”

在这本厚达463页的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史最后，作者写道，“城市文脉已成为上海发展的重要依据和底气所在”，“上海，已到了为自己的城市留存丰富历史细节、从而凝聚城市精神力量的发展阶段”。

让我们再一次凝视武康大楼，这座可阅读的历史建筑，这座迷人的“超级网红”。它，兼容城市景观、人文底蕴、社会发展、城市治理等诸多话题于一身，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网红”现象。上海，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沐浴百年风雨，武康大楼里的人间烟火，武康大楼内外的“治理故事”，为这座城市的软实力提升贡献着自己的独特力量。



瞿冬生

尽管寒潮袭来，温暖之州却依然洋溢着暖意与温馨——“刘景晨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在温州衍园美术馆举办。

步入展厅，一幅虬枝挺立、傲然绽放的红梅图，格外抓人眼球。在这幅主于浓墨、花朵粉色、清丽脱俗、尤见风骨的红梅图中，刘景晨先生挥洒了“人事牵牵”“不胜胜然”之意。

刘景晨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第一届文史馆馆员、第一届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在方志修纂、先贤著作校印、图书馆事业及文物保护方面贡献卓著。其子刘节先生是我国知名史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其独到的治学方法，被梁启超称为“空前一大发明”。其著作《中国史学史稿》备受后代学者推崇，称为“必传之作”。

刘景晨与刘节父子两代，各有抱负、各有成就，风骨一脉相承。回望刘氏父子，令人击节赞叹。

瓯越此门两代贤

刘景晨（1881—1960年），字良三，或作冠

三，号潜庐，后改号贞晦，出生在温州市区，光绪廿五年（1899年）考取温州府学生员，1904年冬进入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就读，毕业后在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浙江第十师范教地理。他心有治世情怀，不甘三尺讲台，于1913年出任缙云知事。

在知事任上，刘景晨因“越权杀人”（知事无权审判“内乱罪”）被判入狱，遂改号贞晦，取“韬光隐晦”之意。1921年出狱，短暂任教后，再次投身政界。1923年曾锬峭选，刘景晨发表严正声明，毅然拒绝，而后离京南下。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避居温州，致力乡邦文化事业。

1905年，刘景晨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暑假回乡期间，他投身新式教育活动，参与筹建温州学务分处，即温州和丽水（当时叫处州）的教育机构；孙诒让参纂的光绪《永嘉县志》便是由他倡议的。1935年，浙江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由他促成。1944年，他避居上塘，重修刊印《大岩若志》；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为捐充温州城区小学教育基金进行书画

义卖。1952年，他在瑞安等地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古墓葬，为温州远古文明存在提供物证。他首次发现温州多处“缥瓷”窑址，填补我国陶瓷史研究空白。

除了读书做学问，刘景晨钟爱画梅，别署梅隐、梅屋、十二梅花屋居士等，有《题画梅绝句》存世。1929年，他的画参加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黄宾虹曾评价其作：“今观刘贞晦氏写梅花枝干，笔笔秀劲，俱用元明人法，红梅设色，尤为古雅绝伦，非其胸次高洁不办，望而知为文人杰作。”

刘节（1901—1977年），原名翰香，字子植，刘景晨长子。1926年，他从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名教授的学生。他在古地理学、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研究等方面颇有造诣。其中古文字研究著作有《楚器图释》《古史考存》，甲骨金石学方面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兑》《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金石部分），文字学方面有《古代成语分析举例》

《中国金石学绪言》《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新路径》等。他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编撰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

高议风烈暗流传

刘氏父子饮誉学界，自然是温州的骄傲。回望刘氏父子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洋溢着同样的家国情怀和浩然之气。

在开幕式现场，来自广州、上海和澳门的刘景晨先生后人及刘景晨生前好友后人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共同缅怀了刘氏父子的道德文章与社会贡献。刘景晨先生嫡孙刘颂曾感慨道：“从抗战之日起，爸爸就一直不与日本人合作。1938年年底在上海，爸爸把怀着我的妈妈和哥哥送上回温州的轮船后，自己辗转去了重庆。”他说：“我在温州生活了七年，爷爷对哥哥和我疼爱有加，他也时时督促我们读书练字。展品中，有爷爷的《甲申避寇上塘》诗，让

我想起当年爷爷带领家族逃避日寇侵袭的情形。爷爷和父亲都有高尚的爱国情怀，而这种情怀时时刻刻影响着子孙后代们。”

刘景晨一生最爱画红梅，刘节则自号青松。刘节在《我之信条三则》中写道：“坚信人格与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

温州文史馆副馆长金柏东说：“刘家父子传承永嘉之学，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学以致用，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我们纪念刘家父子就是要学习他们严谨求实的学术风范，发扬刚正不阿的高尚人格。”

温州学者梅冷生曾孙梅海说：“温州和平解放前夕，刘景晨先生偕梅冷生等众多贤参加叶芳将军召集的座谈会，刘老率先发言，痛骂国民党腐败，表态支持叶芳将军起义，实现温州和平解放。”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精神的家园。通过照片、手稿、字画及档案等各类珍贵藏品，几近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文化名人，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中。

“历史文化名人是最具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刘景晨父子是崛起于东瓯大地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的道德文章与社会贡献有目共睹，他们的风范故事历久弥新。”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李方喜的一番话，无疑道出了纪念展的要义。